

老舍剧作全集

老舍剧作全集

②

胡絮青 王行之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老舍剧作全集（第二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字数473,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1 1/4 插页（平）3（精）8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11,200册

（精）1—4,250册

书号：8069.308

定价：（平）1.90元

（精）2.80元



作者像（1953年于北京）

方珍珠 五幕喜剧

老舍

时：一九四八年春天。

地：北京——那时候的北京——某胡同的小茶馆，方家的座

座。

人：(一)方老板，男，四十七岁，执掌种瓜等，唱数着落

业。他很精明，为人却不厚道；他很爱花，也能弄

种的。平时，他不讲究穿戴，作场时则衣冠楚楚。

(商秧等)

(四)方大凤，廿二岁，他的女儿。勤苦耐劳，心地厚

作者手迹 (《方珍珠》)

第二卷说明

本卷收入话剧八个：

《方珍珠》，《光明日报》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九月一日发表，《文艺》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发表，晨光出版公司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

《龙须沟》，《人民戏剧》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五一年五月）发表，北京大众书店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晨光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二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

《生日》，《剧本》一九五二年三月号发表。

《春华秋实》，《剧本》一九五三年五月号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

《青年突击队》，《北京文艺》一九五五年七——九月号连载发表，北京大众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九月初版。

《西望长安》，《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一月号发表，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三月初版。

《茶馆》，《收获》创刊号（一九五七年七月）发表，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初版。

《红大院》，《剧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发表，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五月初版。

编者

第二卷目录

方珍珠

第一幕	3
第二幕	21
第三幕	39
第四幕	57
第五幕	77
附：谈《方珍珠》剧本	95

龙须沟

第一幕	103
第二幕	128
第三幕	152
附：《龙须沟》写作经过	174
《龙须沟》的人物	177

生日	185
----------	-----

春华秋实

第一幕	209
-----------	-----

第二幕	248
第三幕	270
尾 声	289
附：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302

青年突击队

第一幕	323
第二幕	340
第三幕	370
第四幕	392

西望长安

第一幕	419
第二幕	436
第三幕	454
第四幕	471
第五幕	486
附：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512

茶馆

第一幕	522
第二幕	537
第三幕	5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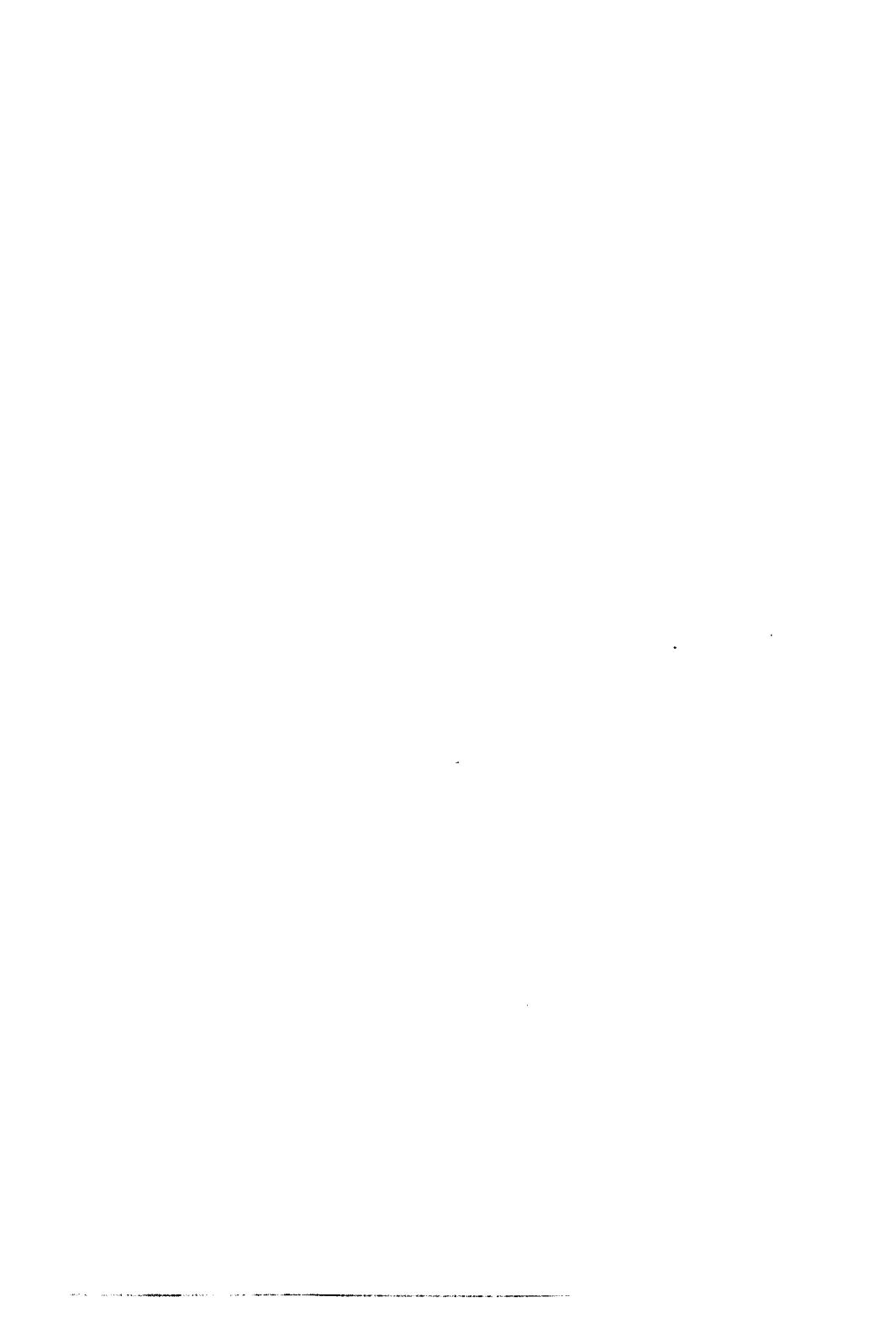
附：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592
-----------------------	-----

红大院

第一幕	599
第二幕	617
第三幕	646

方 珍 珠

(五 幕 话 剧)



第一幕

时 间 一九四八年春天。

地 点 北京——那时候的北平——某胡同的小院里，方家的客厅。

人 物 方老板——男，四十七岁，艺名破风筝，唱鼓书为业。

他很精明，而能不失厚道；他很客气，也能来硬的。平时，他不讲究穿戴；作艺时则衣冠齐楚。

方大风——二十二岁，他的亲女儿。勤劳耐劳，心地厚道。她不作艺。

方珍珠——十九岁，方家的养女，也唱大鼓。不很美丽，而天真可爱。聪明，略识字，很愿自立自强，而知识不够，不知如何是好。

方太太——四十岁，方老板的妻。好吃懒作，好酒使气。她娘家也是作艺的，看惯了买卖人口，虐待养女，故不知不觉的显出厉害。

白花蛇——男，三十七八岁。本名白二立，艺名白花蛇，说相声的。他很外场，也怪狡猾。他可善可恶，不过既走江湖，时受压迫，故无法不常常捣坏。

向三元——男，三十岁。国民党的特务。愚而诈，欺软

怕硬，没有人味。

孟小樵——男，六十岁。颇会写佳人才子式的鼓词，
专吃艺人，而自居名士。

〔幕启：两间一通连的屋子，准备作为客厅。屋里的桌椅还没布置好；网篮，雨伞，箱子，痰盂，凉席，盆子罐子，还都乱七八糟的放着，象刚刚搬来的样子。墙角立着带套的三弦，和鼓架子。方大风穿着短衣，系着围裙，头上罩一块花帕子，独自收拾屋子；一边设计，一边挪动东西。破风筝方老板掩着怀，拖着破鞋，走进来。他刚漱洗完，口角还带着牙粉。〕

破风筝 （笑着）大姑娘！

方大风 （没看他）嗯？

破风筝 快点，一会儿就得有人来看我。这玩艺，咱虽然是个唱大鼓的，名气可不算小。对不对？大姑娘！（大风始终不搭理他，他转着圈向她说）十年了，十年了，没回来过；一回来呀，看什么都顺眼。对啦，大姑娘，你歇会儿，就这么乱七八糟也够味儿！（大风仍照常工作，不理他）北平真带劲！一到前门车站，我心里就象吃了个凉柿子，甭提多么舒服了！（想了想，噗哧一笑）真，十年倒横是住了五年的旅馆，现在（看屋中）这儿还象旅馆！大姑娘，不用忙了；有人来又怎样呢？在旅馆里，咱们还不是照样的招待客人？（见大风不理他，搭讪着拿起弦子来）老朋友！

（吻了弦子一下）你跟我走了多少万里，现在又跟我回到了北平！多么不容易呀！（看了看大风，觉得有

点无聊，仍对三弦说）走，到我屋里去！别在这儿蹲着，万一教人家给碰坏了！（象搂着个小娃娃似的搂着三弦，往外走）

方大凤 爸！

破风筝 （象勒马似的）“吁”——（转身，淘气的笑）大姑娘，有何吩咐？

方大凤 爸！过去这十年，我对得起您吧？

破风筝 哟！我一回也没说过你对不起我呀！

方大凤 十年，今天在这儿，明天上那儿。打行李是我，解行李是我。作饭是我，洗衣裳是我，跑东到西也是我！

破风筝 我能不知道？我又不是瞎子！

方大凤 我也没抱怨过！您跟妹妹去挣钱，妈妈又没用，又赶上兵荒马乱，我要不给你们作饭洗衣裳，这一家子就吃不上穿不上。

破风筝 一点不错！

方大凤 现在，咱们都回到北平。日本鬼子跑净了，天下太平了，您挣钱也容易了，我不能再当奴隶！

破风筝 大姑娘，这可说远啦！没人拿你当奴隶！呕，我明白啦！哼，莫不是想婆家啦？

方大凤 别瞎扯，说正经的！你跟妈老口口声声的说，我是你们的亲女儿，所以不许我学玩艺儿卖艺去。你们这点“善心”就把我拴在家里，变成奴隶。您跟妹妹夜里一点钟回来，我得热菜热饭的等到一点；两点回来，我得等到两点。你们谁也不说一个“谢”字儿！

破风筝 大风儿，大姑娘，难道你是忌妒你妹妹，珍珠？

方大凤 我干吗忌妒她？她比我还更可怜！妈妈一动气就对她

说：“卖了你个小臭丫头！”

破风筝 甭听你妈妈的。她说卖了珍珠，我可不能那么办！她六岁来到咱家，十岁就随着我作艺，给咱们挣钱，爸爸是个有良心的人！

方大风 您有良心，别人呢？遇上三个没良心的人一逼您，您那点良心有个屁用！

破风筝 甭管怎么说吧，反正我有良心。我不能卖了珍珠，也不能错待了你，放心！（想了想）你等着，大姑娘，只要我一成上班子，钞票就得刷刷的往里流。（眉飞色舞）好吗，十年的工夫，我跑过汉口，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到处唱抗战的新词，谁不知道破风筝！一成上班子，我跟你妹妹一唱新词，就凭北平的老角儿们，能跟我们比吗？才怪！我跟你妹妹一红，大把的进钞票，我必定找人来帮忙，不能再教你吃苦受累！好姑娘，爸爸不说瞎话。（回头叫）珠子！珍珠！来帮帮姐姐来！

方大风 甭叫她，她光会给我添乱！

破风筝 教她跟你学学，她聪明！

〔珍珠已打扮好，可并不妖艳，慢慢的走进来。〕

方珍珠 爸早！姐早！

破风筝 帮姐姐快收拾屋子，待一会儿就得有人来。这两天咱们都得开快车，好成上班子挣钱哪！珠子，卖卖力气！（开玩笑的）敬礼！（几乎把孩子摔了）我的妈呀！（下）

方珍珠 姐，我干什么？

方大风 你歇着吧！你帮不上忙，再砸两样东西，那才热闹

呢！

方珍珠 我擦桌子总可以了吧？要不然我坐在这儿擦铜痰盂，省得来回乱转，裹乱你。

方大凤 （一边作事一边说）好吧，你安安稳稳的坐下。哼，咱们家里有一口猪，一条驴！

方珍珠 （擦着铜器）谁是猪？

方大凤 你！我是驴！

方珍珠 我明白你的话！妈妈老不许我作事，学活计。我一动手，就挨一顿骂。猪什么本事也没有，专等吃肥了，去挨一刀，卖肉！

方大凤 我是驴，一天到晚拉磨，在屋里转圆圈！

方珍珠 （停住擦，出神的）宝红在汉口作了三姨太太。在重庆，小琴作了暗门子，连佩兰大姐也陪人家住旅馆！姐，我的心老在嗓子眼这溜儿。我怕！怕！我常常作梦，梦见教家里卖出去！

方大凤 你还值得卖哟，看我，白送给人家，爸爸还得赔上点嫁妆！

方珍珠 我真盼着挨顿揍，罚跪，像四喜子似的。挨揍身上疼；我不挨揍，可是心里疼！看人家那些男女学生，拉着手去逛公园，看电影，自自由由的，说说笑笑的。他们是人，咱们也是人，咱们怎这么倒霉呢？姐，（猛的立起来，把铜器摔在桌子上）姐，咱俩逃出去，跑！

方大凤 你算了吧！怎么跑？往哪儿跑？咱俩跑出去三天，准保饿回来一对儿！

方珍珠 （叹气，坐下）唉！王老师也不是怎么还不来！只有